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新西遊記

## 第一回 唐三藏西遊考宗教 豬八戒海上改洋裝

卻說唐僧自從取了佛經，成了正果以後，過了一千三百餘年。一日，忽又奉到如來佛的佛旨，宣他前去。他便依旨前往，到了如來佛前。如來佛便對他說道：「聖僧，你自西方取經回來以後，經文得傳東土，厥功非小。至今星移物換，東土的教日就衰微，能解經文的人甚少。在那西牛賀洲，又有了一種新教，流行頗廣。我要叫你再往下界一行，依著你前次取經的樣子，從東勝神州起，一路到那西牛賀洲，考察那新教流行的緣故。去時，仍須帶著你三個徒弟。」唐僧奉命，辭了如來佛，即時叫了孫悟空等三人來，對他們說明了佛意。孫行者便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好也！老孫悶死在這裡，久不往下界去了，不知下界的情形。現在怎地讓老孫再走一遭看。」說聲未了，早翻起一個筋斗，投向下界去了。

且說孫行者，一個筋斗翻往下界，到地時，恰在那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的門首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又高又大一所四五層樓的房屋，看他四圍又沒有牆，又沒有柱，又沒有樑，又沒有簷。看他房屋又不似房屋，四方上下，都用紅色的磚砌著，中間開著一個空兒，宛如城門圈一般，看看又不是城頭。那空兒前面，立著一個又高又黑的大漢，領下生著無數的黑鬚。心中納罕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所在？這又不是南天門，為什麼王靈官替他守著門在這裡？」又尋思道：「莫不是又被那如來佛作弄了我麼？老孫且莫管他，照著以前在他掌中的時候，做了一個記號在這裡。」想罷，便走近那空兒處，沿著壁，對著那守門大漢，蹣起了一個腳，便不裝尊，撒了一泡尿。那守門大漢見他撒尿，便上前來一把拖住，喝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孫行者要待逃時，早已不及，便說道：「我撒尿於你屁事。難道你們這裡尿都不撒的麼？」那大漢聽了他說，也不回答，一隻手拖了他的衣服，只顧向裡走。孫行者一想：「這事來得奇怪，老孫倒要跟他去看看。」到了裡面，只見裡面又走了兩個人出來。孫行者一看，見一個人身高面白，口上簇了兩撮的鬚，好像貓鬚似的，頭髮金黃，眼睛碧綠。孫行者想道：「老孫以前也算走遍了天下了，卻還不曾看見這樣的人。」又看那一個時，卻是身材短小，面黃睛黑，和唐土的人不相差異，只是有些礙眼，卻又想不出什麼緣故來。

正在一人尋思，早已到了一間房屋的門首。門內便又走出兩個人來，和以前出去的兩人相仿。只見拖他的大漢上前，對著兩人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。那黃色的人便問道：「你知道這裡租界的章程不知道？怎麼好在馬路上撒尿？」孫行者一想，道：「奇了，奇了！怎麼撒尿都有章程？」便答道：「老孫初到這裡，卻沒有知道。」那黃色的人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便罰你。」孫行者道：「罰我什麼？」那黃色的人道：「這裡是有定規的，撒一泡尿，罰錢兩角。」孫行者一想：「這倒不怕。老孫前次取經的時候，還帶得兩個唐時的貞觀通寶在身上，只是那銅錢是圓圓的，那裡生得角呢？」便一手伸入懷內，取了一個貞觀通寶出來，一折，分做兩片，再折了一折，分做四分之一，給了兩片於他，道：「這就是兩角了。」那黃色的人大怒道：「你這個猴兒樣的人，怎麼來戲弄我？」伸起腳來便踢。孫行者急忙避過，問道：「老孫又沒有得罪你，怎麼你這般動怒？」那黃色的人道：「我說兩角是銀的，不是這銅的。誰要你這銅片兒來？」孫行者一聽道：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」忙從身上拔了兩根毫毛，丟入口內嚼碎吐出，變成了兩塊銀子，授於那黃色的人。道：「這個可是了？」那黃色的人更怒道：「你這個毛臉人很可惡。你不願罰錢也罷了，卻來戲弄我做甚？我便送你到裡邊去。」說罷，便又恨恨地踢了行者兩腳。孫行者便告罪道：「你說的話老孫實在不明白，怎麼又是錢，又是銀的，又怎麼有角？老孫初來這裡，沒有看過，請你給個樣子與我看，老孫便知道了。」那黃色的人見他半癡不顛，也將他沒法，只得從衣袋內取了一個銀角子出來給他看，道：「這就叫做銀角子，你可知道了？」孫行者一看，便連聲叫道：「知道，知道。」便又拔了兩根毛，變了角子，給了那黃色的人。那黃色的人便吩咐道：「去罷。」孫行者便一人走了出來。自己又尋思道：「這地方的章程真真奇怪。路上又不見有坑廁，又不許人在路旁撒尿，難道往來的人都沒有尿的嗎？倘然撒一泡尿，要納兩角錢，這兩角錢雖不知他多少，既然是銀子做的，看來總值得一二百個銅錢。撒一次要如許，每人一日最少也要撒兩三次，那不就要五六百文麼？那是比吃飯的費用還大哩。」

低著頭正走著想，想到吃飯，忽然抬起頭來，見對面樓上懸著一方招牌，上面寫著「時報館」三字，歡喜道：「老孫久不吃下界的東西了，這不是個酒館麼？且進去吃他一頓再說。」孫行者一腳踏進了時報館的門口，頓時吃了一驚。耳內只聽得連聲作響，好似農家打米一般。左右一看，櫃台上又不見有酒菜食物，只見一片片點菜的菜單，又長又大，幾個人正忙著在那裡折。四處找那灶頭，又不看見。只見裡面玻璃窗裡，擺著一個極大的鐵灶。那鐵灶的兩邊，宛如蝴蝶一般，左右分飛。旁邊擺著一個極大的蒸籠。孫行者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，這鐵灶上動的，想來是新式的風箱了。你看風箱有這般大，難怪那蒸籠放的這樣高了。」

孫行者一個人正在東張西望，櫃上的人看見了，怪他生得醜陋，又見他形跡可疑，便問道：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孫行者道：「老孫來吃東西。」櫃上的人大笑道：「這裡又不是酒館子，你來吃什麼東西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你們招牌上明明寫著『館』字，怎麼又說不是館子呢？莫要來欺騙老孫。」櫃上的人道：「你看差了。我們這裡是報館，並不是酒館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們好糊塗，老孫不懂什麼叫做報館。」櫃上的人道：「報館是賣報紙的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老孫也不懂什麼叫做報紙。」櫃上的人便將手內折的東西給他看，道：「這就是報紙。」孫行者道：「怪道老孫想，菜單那裡有這般大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那個鐵灶是做什麼用的？」櫃上的人一看，咄了一聲道：「那裡是鐵灶，那是印這報紙的機器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還有那個大蒸籠呢？」櫃上的人便對他說道：「那是帶機器的引擎。」孫行者聽了，愈加不懂。便著急道：「這裡到底有東西吃沒有？什麼包子饅頭，老孫都不管。」櫃上的人便對他說道：「你要吃東西，到隔壁去好了。」孫行者一聽隔壁便有東西吃，急忙謝了一聲，走出門來。忽然看見門外路旁停著無數的大糞箕。糞箕的柄都放在地上，下邊都裝著兩個輪盤。孫行者一想：「怪不得這裡道路這般清潔，原來用這樣大的糞箕打掃過的。」正看著想，忽見東邊一個人，拖了一個糞箕跑來了。糞箕裡端坐著一個人。孫行者一看，不覺大笑。叫道：「好笑，好笑！怎麼這裡的人坐在糞箕裡的？想來嫌他生得醜陋，載去不要的。」旁邊的人聽他自言自語，不覺也好笑起來。因對他說道：「這是東洋車，不是糞箕。」

孫行者剛要問他什麼叫做東洋車，忽然聽得「丁」的一聲，回頭看時，連忙拔了腳便追，口中亂嚷亂叫道：「三太子！三太子！你也到了下界來了麼？怎麼踏著風火輪，跑的這樣快！」隨叫隨追。看看那哪叱太子，只顧向前，全然不理。追了一陣，見追不著，立住了腳，要想再看別樣。只聽後邊又是「丁」的一聲，連忙回頭，只見那哪叱太子又從後邊來了。孫行者連忙轉身叫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老孫有句話和你講。」說時遲那時快，早已到了面前。細細一看，「啊呀」道：「怎麼老孫和你幾時不見，你這孩子便生了鬚子了？老孫還記得，你從周朝到了唐朝，依舊是個孩子。怎麼這幾時，便老了好些？」要待問他，那風火輪早又如飛過。去剛看他過去，忽然前面又來了一個。孫行者失驚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孫的拔毛法，也被那孩子學了去了，不然，那風火輪那會這樣多呢？」

孫行者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前面又有一人，踏了風火輪前來。他便大叫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觀音菩薩怎麼也改了裝，借了風火輪下凡了？你看他戴著翠羽寶冠，拖著羽衣仙裳，比前更覺好看了。」說聲未了，只見橫街上忽然撞出一個粗人，猛然向前一跑，剛剛撞在那風火輪上，將那輪上的觀音菩薩撞倒在地。那旁邊的人齊聲道：「腳踏車倒了，腳踏車倒了！」孫行者不懂，尋思道：「這明明是個風火輪，怎麼叫他腳踏車？難道他也學時髦，取了個別號不成？」那粗人見撞倒了人，闖了禍，轉身要逃。只見站在街中的紅頭大漢，和那高房門口同樣的一個人走了過來，一把拖住，將他踢了兩腳。那人還要強，又將他敲了兩拳。孫行者分憤恨道：「那大漢好沒理，別人撞倒了車，撞倒的人倒不響，關他甚事，要他這樣多事。」一邊想，一邊要去招呼那觀音。只見那觀音早從地上立了起來，看一看車，踏上去又飛也似的去了。那大漢見撞倒的人既已飛去，便也放了手，將那粗人又踢了一腳。那粗人便抱頭鼠竄而去。

孫行者便問旁人道：「那大漢是個什麼人？他在這裡這樣作威。」旁人道：「這是管路的巡捕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路都要管，難道怕他跑了去不成？」旁人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是管那路上來往的人的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來往的人管他做甚，難道怕他走錯了路？」旁人道：「正是這樣。你初來這裡，還沒知道這裡的情形。這裡是個通商地方，往來的人多，又有各種各樣的車東馳西走，倘然沒有人招呼，必然鬧的不成樣子了。」孫行者一想，倒也不差，只是看他待人太粗暴一點。

因又抬了頭望各處看望，只見前面路上，又有一個人推了一輛小車，上面擺著鋪蓋行李。孫行者細細一看道：「悟能來了，悟能來了。那小車上想是師父的行李了。那個呆子好作怪，他不挑著走，倒推著跑了。老孫且不要叫他看見。」便使了個隱身法隱在這裡，看他推往那處。便念動真言，捻了隱身訣，隱在一根柱子背後。看看豬八戒推了小車，將走近三岔路口，那管街的巡捕伸起了一隻手，口中喊道：「慢！慢！」豬八戒那裡懂得這種規矩，儘管向前推來。那巡捕見他不肯聽話，便走近去，在豬八戒的背後拉住他的兩隻大耳朵。豬八戒被他拉住了，走又不能走，要待放下，又怕那車子倒，只得漲著臉，星著眼，咽著嘴，像殺豬一般的叫將起來。

孫行者一看，不覺又氣又好笑。正待出去解圍，只見那大漢早放了手，那呆子也推了車走了過來了。孫行者便暗暗地跟著，又走了一段路。見他走得滿頭是汗，將小車放下來，口中自言自語道：「這裡的人好胡鬧，不知弄些什麼鬼，東也不許人走，西也不許人停。又遇著了這樣的糊塗道路，兩邊都是一般房屋，又是處處可通，左轉了也是如此，右轉了也是如此，記又記不清，認又認不得，教我怎樣才好？師父呀，師兄呀！你們都好，輕著身子都跑了那裡去了，叫我一人受這個累。」說罷，便坐在街沿上不住了。

孫行者依舊隱在旁邊看他。他見街上往來的人，便一個人又胡言亂語起來，忽然哈哈大笑，忽然拱著手念佛，忽然又蹙著眉頭，似乎要哭的樣子。孫行者暗道：「呆子，呆子！今朝到了這裡，自然更覺呆了。」忽然見他直跳起來，叫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師父坐的那白馬來了，怎麼他背上不馱人，後邊倒拖一間小房子。你看那小房子好不光輝，有窗有戶，□分精緻。」忽然又失聲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他幾時瞎了眼，帶著這個遮眼罩。」孫行者一看，見他說的倒也不差，惟想世上的白馬甚多，那裡便是師父騎的那匹。而且我們師父是閒散慣了的人，那肯坐在這麼小的東西裡。因便走近前面，從那小窗裡一看，看見裡邊坐的果然不是師父，倒是一樣怪東西，不覺吃了一驚，自己尋思道：「那小房子裡坐的那人，頭上戴著盆兒樣的一個帽子，盆兒上出了許多紅的鬚，鬚上又擺著大大的一枚櫻桃，後邊又拖著小小的一根雞毛帚子。身上穿著四面出鬚的黑衣，胸前背後，綻著兩塊四方的枕頭頂，頭頂上掛著一串念佛珠。看他似人非人，不僧不俗，想來定是個妖怪。」

正在冥想，忽聽得那呆子在後邊大笑起來。孫行者忙過去聽時，只聽他一人又自言自語道：「那猴子又在那裡弄什麼神通了。好好的東西，你不規矩點兒坐，倒轉著身子，藏著你的毛臉兒，露著你的屁股兒，雖然繫上了許多金兒銀兒珠兒翠兒，難道這飛紅的屁股，老豬認不得你嗎？」孫行者一聽，連忙回頭時，只見後面又來了一匹馬，拖著一張極大的太師椅，椅上坐著一個絕色的美人，面上果然擦得飛紅。便罵道：「這呆子好糊塗，無緣無故，又扯到了老孫身上來了。」便輕輕地走到他背後，要想像那紅頭大漢扯他耳朵的時候，嚇他一下。忽然聽得他癡癡顛顛一個人又在那邊說道：「這一個人的腳好奇怪，既然這樣粗了，又怎麼這樣短？既然這樣短了，又怎麼這樣粗？」

孫行者一看，見有兩個人並著身子走來，卻是一男一女。那男的頭上戴著一個有屋簷的帽子，頸後披著一篷的頭髮，身上穿著一件淡藍色的長衣。那長衣好生奇怪，又不似袍，又不似直裰。足上穿著一雙皮履。那女的頭上也不挽髻，也不簪花，背後拖著一條三股辮的頭髮。上身穿了件黑襖，下身束了條黑褲。看他兩腳，果然奇怪。長裡不到四寸，闊裡倒也有三寸有半。孫行者一想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次可被我報了仇了。」便忙在他身後退了隱身法，走了出來。見豬八戒還是只顧看那女人的腳，便將他的長嘴上用力拍了一下，罵道：「呆子！你只顧端詳那女人的腳做甚？他的腳，便是你的腳。你看得見別人的屁，股難道看不見自己的豬腳嗎？」豬八戒被他突然一拍，嚇得怪的一聲叫了出來。誰想這裡豬八戒一叫，前邊路上也聽得怪的一聲應了。孫行者連忙抬頭看時，見有一個人推著一輛小車，小車上睡著兩個豬，一路推來。那豬只顧怪怪的叫。孫行者便拍手笑道：「妙呀，呆子你看，方才你推了小車□分苦，現在有人推了你，你倒適意了。」

豬八戒見是孫行者，便也罵道：「賊猴子，我不過說你一句，你倒扯上老豬一大篇話了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好好地，誰叫你扯上我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哥，現在也不要說我了，我們快計較計較，看到那裡去打個尖兒才好。天也不早了，我推了半日，肚子又餓，人又多，路又不明白，推來推去，好不吃力。再推了半日，便要將老豬累死了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累死干我甚事？老孫要去了。」豬八戒著急道：「好師兄，切莫要去。你是輕身光體的人，去了自然無礙，叫老豬一個人守著這些行李，如何是好？你若要去，我也放了行李不管了。」

孫行者一想：「那呆貨竟然做得出來，如果他真個丟了行李，到師父面前必定又來賴我，不如幫著他找一家客店再說罷。」因便應許了豬八戒，叫他推了車，跟著自己走。豬八戒說道：「哥，現在我們到那裡去？這樣走，一年也找不到住處哩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莫管，且待老孫去問一個人來再說。」說罷，連忙走到一個店家門首，打了一個問訊道：「請教施主，這裡可有客店沒有？」那店家的人見他這副樣兒，忙搖手道：「不曉得，不曉得。」再走一家，也是如此。孫行者動氣道：「這裡的人怎麼這樣無情，問句話都不肯回答的。」又問兩家，才有一個人告訴他道：「這裡不叫客店，叫做棧房。你要住處，你只看那招牌上有個『棧』字的便是。」孫行者便謝了一聲，出來將這句話告訴了豬八戒，要和他去尋個棧房。豬八戒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猴子，你這番也上了當了。那棧房是放東西的，怎麼好住人？你去問，不但問不到住處，倒被他罵我們是件東西了。」

正在說話，恰好推到了一個巷口，上面橫著一塊招牌，寫著三個大字，叫做「鼎升棧」。孫行者一看道：「且莫管他，待老孫進去問問再說。」豬八戒連忙放了車子，等他進去問。不多時，見他搖著頭出來了。豬八戒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是不是，我說那個人騙你，棧房那裡是住人的？你不信，定要去問，現在怎樣了？」孫行者道：「呆子，你那裡知道！」豬八戒道：「方才我在黃浦灘上推來，看見許多人扛著東西，都說是送去棧房裡的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呆貨，你不要胡說。那棧房住倒是住人的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既然住人，我們為什麼不就住在那裡，你又說不行呢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他們說現在住滿了人，沒有空房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樣還好，我們再找一家罷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好，好。」於是，豬八戒又推了小車，孫行者跟著，一路向西走去。又問了幾家棧房，都說人滿了，不能住。孫行者道：「既然這裡的棧房不能住人，我們不如借個廟宇住一住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哥說的是。」於是兩人又只顧找那廟宇。

找了多時，轉了兩個彎，孫行者道：「這裡是個廟宇了。」豬八戒停車一看，只見門外寫著「清真道院」四個字。孫行者忙進去要問，一腳踏上街沿，忙又倒退了幾步。豬八戒道：「哥，你為什麼不進去？」孫行者道：「這不是廟宇，裡邊坐著許多年輕婦人哩！」豬八戒一聽年輕婦人，連忙也上去張看。早驚動了一個老婆子，被他看見，便出來罵道：「賊和尚，你到這裡來賊頭賊腦做甚？」孫行者連忙上前行了一個禮，說道：「老菩薩，你不要動氣。我們是外方來的行腳僧，一時找不到住頭，特來借問一聲，這裡可能住人？」那老婆子又罵道：「你們這種叫化和尚，不三不四的，那裡留得你們住。你們要住宿，去看看他。」說罷向裡邊一指。

孫行者看裡邊時，只見裡邊也走出一個和尚來，生得肥頭胖耳，粉面朱唇，頭上剃得精光雪滑，身上穿著一件黑縐紗的直裰，笑嘻嘻出來問道：「師父們到這裡來做甚？這裡不是出家人修行講道的所在，是小姐太太們來遊玩的處所。」孫行者心中一想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不得東方的佛教這樣衰微了，都被他們那般狗和尚弄壞的。」因忍著氣問道：「那麼這四邊可有借宿的寺院沒有？」那和尚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這租界上雖有幾個寺院，都不留外來客僧。」孫行者再要問時，那和尚早又轉身走進那院裡去了。

孫行者、豬八戒兩人於是商議道：「這般如何是好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看那棧房裡未必真個沒有房子，必然嫌我們生的醜陋，不願借房子於我，所以這般推辭的。你不如變了個模樣兒，變得和他們一般，再去問著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兄弟說的話是，只是我看這裡的人不是一樣的。有的著了長大的衣服，頭上拖著長頭髮。有的沒拖著頭髮，衣服卻著得緊緊兒的，教我變那一樣的好呢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你還是變沒頭髮的罷。」孫行者道：「為什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見他行動氣概，身子又高大，人見他都怕。我想他們必然是得勢的人。休學那拖頭髮的，委委靡靡，沒一點兒威勢。」孫行者道：「我想不是，雖然這裡沒拖頭髮的人氣概，但是數起人數來，卻是拖頭髮的人多。而且我方才到那棧房裡去問時，遇著的都是拖頭髮的人，我們還是從俗罷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」

孫行者連忙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中國人。頭上戴著一個緞子小帽，身上穿著一件黑絨馬褂，下邊襯著一件醬色袍子，好不華美。豬八戒一看，笑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，別的都好了，只是一些兒不對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什麼不對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他們拖的東西是在上邊的，你拖的東西卻在下邊。」孫行者向後一看，原來一條尾巴。要想放在後邊當做長頭髮的，卻放差了地方，依舊在那尾間上了。孫行者道：「似此如何是好？我不如變了沒頭髮的罷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」孫行者忙又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外國人。頭上戴著一頂拿破崙帽，足上穿著皮靴，身上短衣窄袖，好不威武。豬八戒又笑道：「妙呀！妙呀！這個裝束伶伶俐俐，真真是你著的，就這樣罷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也有一點不好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怎麼不好？」孫行者道：「這褲子襠窄，我那尾巴兒放在裡頭不舒服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樣怎麼好？」

孫行者道：「不要變了罷，老孫要去了，誰耐煩這般裝頭蓋尾的，還是還我本來面目的好。」說罷一搖身，依舊是個孫猴子了，轉身便走。豬八戒連忙拖住道：「走不得，走不得。老豬有個計較在這裡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什麼計較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說出來有傷你身體，但是你如聽了我，變的時候那就沒有不像了，也沒有不舒服了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說，倘能能夠變得好，那就我身體傷了點也不妨事。老孫以前雖是一毛不拔，現在卻也慷慨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哥如肯聽我，便說孫。」行者道：「說，說，說。」豬八戒才敢說道：「我想你這猴尾兒放在後邊難難看看的，不如割去了罷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割去了怎樣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割去了□分方便。倘然你要變那有頭髮的，將他縫在帽子上，便當了他是拖的頭髮；倘然你要變那沒頭髮的，穿那緊褲子也舒服。」

孫行者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」連忙拔了一根毫毛，嚼了一嚼，變了一把剪子授於豬八戒。豬八戒便低了頭。彎了腰，替他將那猴尾齊根剪去。剛剪好了，孫行者便討還了剪刀，一手便將豬八戒的豬尾拉住，也要去剪。豬八戒又殺豬般的極叫道：「哥呀，饒了我罷！饒了我罷！留下他，我還要回去見高太公家的女兒哩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不肯割去，到底不能去借宿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有你變了好了。」孫行者道：「我變了我好去借，人家看了你這個醜樣兒，怕又要不肯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也變，我也變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不割去這豬尾，如何好變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老豬的豬尾兒小，打個卷兒盤在尾間上，外邊穿著褲子，有那個看見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也罷，你先變了一變我看。」

再說豬八戒忙也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中年人。身上穿著一件天青緞對襟馬褂，裡邊襯著一件藍寧綢袍子。腳上穿著白襪，登著雲頭布鞋頭。上戴著一頂小帽，裝得又大又方，好一個判官樣式。孫行者在他前面一看，見他蹙著眉頭，掀著鼻頭，撇著嘴，也還充得過去。及至到他後邊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起來道：「好看，好看！老豬，你既然著了有頭髮的衣裳，為什麼不拖頭髮，頸跟後倒依舊剩著許多鬚毛？」豬八戒連聲叫道：「我變差了，我變差了。那種苦惱人，老豬原也不願變他。我再變罷，我再變罷。」說罷，忙又變了一個肚皮又大，手腳又短，又肥又矮的一個西裝的人。剛變好了，便又不住的摸肩抓背。孫行者問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衣服好辛苦，弄得我渾身都癢起來了，抓又不能抓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如何？老孫便替你割去這豚尾兒。」豬八戒連忙避住了，不動一動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不癢了，便這樣罷。」孫行者便也收了剪刀，還了毫毛，依舊變了一個黑絨馬褂、醬色袍子的小夫子，同著豬八戒，看他推著小車走。

走不到幾□步，只見走路的人都對著他們笑。孫行者一想，他們對著我們笑，必然我們弄了什麼鬼怪兒了。再走了兩步，只聽得走路的人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。外國人也推起小車來了。」豬八戒也覺得有些詫異道：「哥，那些人為什麼對著我們都指手劃腳的笑？」孫行者道：「我想他們必定笑你有威勢。」豬八戒一聽孫猴子說這句，便醒悟道：「猴子，你也來刻薄我了，我才說穿這衣服的人都有威勢，現在你見我穿了這衣服推小車，就說我不有威勢了嗎！」

豬八戒一頭說，一頭只顧推著小車走。不料那笑的人越弄越多，還有許多小兒跟了來看。豬八戒一看不好，便和孫行者商議道：「哥，你再幫助老豬一次罷。我看這些人笑的，都是為著我穿了這般衣服，沒有推過小車。現在被他們千百隻眼睛看住，又不能再變別的。有煩你推了，一推到棧房後，待老豬格外報答你。」孫行者起初那裡肯推，經不得豬八戒的嘴又高又長，自然能說一頓花言巧語，便說來有些動了。又看見跟的愈聚愈眾，幾乎不能前進，只得勉強應承。道：「那麼你放了下來，待老孫來推就是了。」豬八戒便忙放下小車。孫行者上前剛一推時，看的人又復哄然大笑。孫行者見看的人又笑起來，知道自己推的不知又什麼地方不好，便又放了車。只見看的人一陣笑後，忽然又如一群野獸遇著了獵者一般，頓然四散。

看的人散後，後面只見一個穿著黑呢的對襟長衣，腰間束著一條皮，帶腳上登著皮鞋，頭上戴著一個高帽，宛如湯罐一般。孫行者見了，便拍拍豬八戒的肩道：「這個高帽於你戴了才好看哩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胡說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和我湊趣兒。」孫行者笑著看那個人慢慢地緩步過去，那看的人也不來了。豬八戒便和孫行者商議道：「哥，這真真奇怪了，方才老豬著了破衣，赤著腳，戴了破帽推那車時，走的人都不在意；現在穿了這樣衣服，都來笑我了，你推時又來笑你。這樣也笑，那樣也笑，不是教我們推不成這車兒了嗎？」

孫行者尚未回答，只見旁邊走過一個人來說道：「兩位客人，你們沒有人推車，待小的來替你們推罷。」豬八戒一聽，□分得意。孫行者道：「你替我們推，可要多少錢？」那人道：「客人你好奇，你還沒有說推到那裡，叫我如何好說價錢呢？」孫行者道：「煩你推到棧房裡。」那人道：「那一家棧房？」孫行者又說不出，因道：「隨便那一家棧房，只要好住人的。」那人便道：「好，好。你們跟我來罷。」說著，便背了車帶，捻了車柄推著便走。孫、豬兩人隨後跟著。

豬八戒見脫了重累，萬分得意。一路東張西望，好不自然。到了一個轉彎處，見天色已暮，來往的人比前更覺忙碌。忽然間，左邊一根木桿上亮了起來。豬八戒一見，連呼奇怪，急忙立住了腳，對孫行者說道：「哥，這裡怎麼出了月亮哩？你看他又白又圓，好不明亮，不是一個中秋的月亮嗎？」孫行者道：「胡說，那裡見過生著柄的月亮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難說，難說！你看這裡的星，都生著線的，那裡月亮生不得柄？」孫行者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家店舖裡櫃台上掛著一個小小的圓東西，裡面也放亮光，上面生了一根線，掛在天棚頂上，那圓東西上邊還蓋著一個白色的罩子。孫行者笑道：「你看那星恐怕下雨，還戴著笠帽哩。」孫行者正在看那小的明星，忽然聽得那豬八戒又叫了起來道：「哥呀，哥呀，你看那前邊又有一個月亮來了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看這一家又掛著許多星了。」於是，兩人一路看，來喜歡得那孫行者摸耳抓腮，那豬八戒掀嘴弄鼻。

忽然孫行者立住了腳，四邊一看，失聲道：「啊呀！不好了！我們那小車推到那裡去了？」豬八戒不見了小車，也著急道：「丟了師父的行李，如何是好！」連忙向前便追。孫行者也忙隨後跟著。追了一陣，那裡有半個小車的影子。孫行者連忙叫道：「兄弟，兄弟，你莫追了罷，這裡轉彎兒多，不知他轉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不追他，難道他偷了去，便算了不成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有一個法兒在這裡，可以取得師父行李回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哥呀，哥呀，可憐我快說了什麼法兒，待老豬取了師父行李回來便好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你可知道師父的行李內可有放光的袈裟沒有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那更容易了。這袈裟的光，叫做近處不見遠處見。我便縱上雲頭去探看，你也鑽入地內去找尋，見有光明處，那師父的行李就有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好法兒，好法兒！我便去也。」兩人說一聲「去」，一上一下的走了。

忽聽「啊呀」一聲，孫行者早從上邊跌下，豬八戒也從地內鑽出。孫行者捧著頭，豬八戒摸著腳，都說道：「厲害，厲害！這

裡的人比那西方的妖怪厲害多了，將我們師父的行李騙了去，早知道我們要尋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這上邊便設了天羅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下邊也設了地網。」孫行者問豬八戒道：「兄弟，你為什麼也跑回來了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休說，休說！羞死了人。老孫縱雲頭也縱得多了，從沒有遇過這般東西。」豬八戒道：『遇了什麼？』孫行者道：「老孫才縱了上去，還不到三四丈高，便撞在許多鐵絲上，撞得老孫火星迸裂，只得依舊跑了回來。」豬八戒抬頭細細一看道：「不是天羅，不是天羅。哥你看，這不是個盲人彈的大弦子嗎？不過橫裝了弦線罷了。哥方才撞去，恰好撞在那弦線上。我看那天空中沒有弦線的地方還多哩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待老孫再去也。」說罷，早又縱上雲頭去了。

不到一刻，只見他慌慌張張的又按落下來，連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」豬八戒忙問道：「行李怎樣？」孫行者道：「行李沒有還是小事，師父有難。兄弟跟我來，快去救也！」說罷，拖著豬八戒就走。